

從文學觀點看

雜阿含經中的譬喻

蘇釗琳

緒言

佛世之時，佛陀教誡悉以口傳，而不以文字立言。佛滅後，以經律為師；為求其廣佈人間，持而不失，純而不雜，則有賴結集。上座問答，誦出經律，歷經大眾審定編次，乃漸成文字記載。而如「說文解字」所謂：「文者，象形也。」凡是一種經過修飾刻畫的語句，就成為文；在修飾刻畫的過程中，有種種手法。在中國有所謂的賦、比、興；在印度佛典有長行、重頌、孤起（修多羅、祇夜、伽陀）的區分；在現代修辭學中更有感歎、設問、借代、譬喻、象徵、倒反、對偶等不同的類稱。譬喻本是一種「借喻」或「借代」的修辭方法，凡兩件或幾件事物有類似的點，而可用那類似的點來說明這件事物，就叫做譬喻。其理論架構是建立在心理學的類化作用上——利用舊經驗引起新經驗。通常是以具體說明抽象，以易知說明難知，使人在有意無意的轉折中恍然大悟，而得到理論的滿足與情感的信服。

譬喻，在佛典中從來都佔有很重的分量，十二部經中的第五類就是譬喻。因事與感，取譬說法，而智者依譬得解。故可以說，在佛經的宣講傳佈中，譬喻往往是最吸引人、也最易了解的一條方便道。下文就從譬喻的這個角度來看「雜阿含經」。

譬喻目的與效果

「墨子小取篇」：「辟也者，舉他物而以明之也。」
 「王符潛夫論釋難篇」：「夫譬喻也者，生於直告之辭，而後於曲也。」
 「墨子小取篇」：「辟也者，舉他物而以明之也。」
 「王符潛夫論釋難篇」：「夫譬喻也者，生於直告之辭，而後於曲也。」

雜阿含譬喻數例

譬喻是由「喻體、喻依、喻詞」三者所組成。喻體是所要說明的事物主體，喻依是用來比喻說明主體的另一事物，喻詞則是連接喻體和喻依的語詞。因為喻體和喻依都可以省略或改變，所以產生了明喻、隱喻、略喻等許多不同的譬喻情況。以下即從「雜阿含經」中分別舉例略為說明這幾種不同的譬喻。

(一) 明喻
 喻體、喻依和喻詞三者都具備的譬喻叫「明喻」。例如「雜阿含第五四四經」：「譬如有人溺水能救護，彼能就迷方有路，聞慧（一作惠）明燈；世尊，今善說勝法。」
 「雜阿含第二三六經」：「譬如有人火燒頭衣，為盡滅故，當起增上方便，勤教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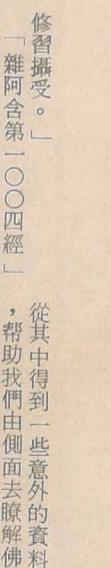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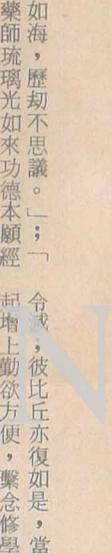
(二) 隱喻
 只有喻體和喻依的譬喻叫做「隱喻」。例如「雜阿含第二五四經」：「譬如有人，不緩不急，然後發妙和雅音，……精進。」

(三) 略喻
 只有喻體和喻依，而省略了喻詞的譬喻叫做「略喻」。例如「雜阿含第二五四經」：「譬如有人，不緩不急，然後發妙和雅音，……精進。」

(四) 假喻
 此類文體實在不能算是譬喻，既無喻體，也無喻依；雖也用「譬如」字眼，卻只是舉例性質。如「雜阿含第一〇〇經」：「譬如士夫，手執明鏡及淨水鏡，自見而生，生故見非不生；是故阿難，色生，生故計是我。」
 「雜阿含第三九四經」：「譬如日出，明相先起；如是正覺，亦有前相起。」

結語

法海一味，點滴是鹹。「阿含經」本身即具有許多不同的趣味與風貌；在義理上它不只涵蘊了佛陀的根本教理，亦且有了今日所謂大乘更是一部情理並茂，感染力極佳的作品集。從「譬喻」這個角度來看「阿含經」，當然不是深入瞭解「阿含」的體驗與品味，則仍不失為一可行的途徑。



如海，歷劫不思議。」
 「藥師琉璃光如來功德本願經」：「此日月輪，可令墮落。」
 「妙高山王，可使傾動；諸佛所言，無有異也。」
 「地藏王菩薩功德本願經見聞利益品第十二」：「吾觀地藏威神力，恒河沙劫說難盡。」
 「雜阿含經」中類似這些為數不少，下文即分別介紹「雜阿含經」中的譬喻。

令或，彼比丘亦復如是，當起增上勤欲方便，繫念修學。」
 「雜阿含第二六一經」：「譬如士夫，手執明鏡及淨水鏡，自見而生，生故見非不生；是故阿難，色生，生故計是我。」
 「雜阿含第三九四經」：「譬如日出，明相先起；如是正覺，亦有前相起。」

從中得到一些意外的資料，幫助我們由側面去瞭解佛陀時代的種種環境，而對某種教說的產生有較充分的證據。另外或許也可因某種具體植物的特殊地域關係，讓我們在考察說法流傳路線時，增加了輔助資料而得到一些新證據。這都是面對譬喻時，可以擴展眼界來看的。

這些鳥兒以為牠們自己是飛機嗎？三隻三隻排成隊形飛得那麼似假似真。問佛陀我要修什麼戒才能輪迴成鳥兒呢？我喜歡合羣喜歡和平喜歡沒有爭執飛翔時擺出隊形。

家父的一生活

家父往生三個月，該辦的事情都辦好了，人家說「身後哀榮」，而我既非家門，也無顯爵，八十八歲的老人能夠在自己家中安祥往生，那身後又有什麼「哀榮」可言？雖然如此，即使莫家子孫不自，但他老人家在佛教界中，也是人人皆知的老老，直到如今仍仍有許多人來信索書，問東問西，寄賀年片來拜年，甚至也有人打電話，或親自拜訪，送來大包小包的東西，叫我如何應付？倒不如定下心来，為大家作個簡單的報導，藉以答謝各位對他老人家的關懷和愛護！

一、我從小與家父的感情特別好，母親說他帶著我到處跑，那是因為我是個傻的，不大愛講話，也從來不會哭，只會用眼睛瞪著他看，直到如今五六十個年頭，都成了他的貼身侍婢。其中的原因是，家父一生不慕榮利，只在佛學上鑽研，而我也如此，佛法第一，生命第二，衣食第三，因此父女氣味相投，就永遠生活在一起。

二、家父愛講佛法，又愛寫文章，在生活上是不拘小節，而我也如此，懶散任性，交人不準，誰也不會喜歡我。

三、家父年輕時在香港讀過幾天的英文，而我也曾跟姑姑讀過幾本英文書，於是就膽大包天做起翻譯來。

四、家父最愛讀楞嚴經，所謂「自從一見楞嚴後，不讀人間糟粕書」，我也覺得此經甚富哲理，可以多讀。家父退休後，天天頭頂苦幹的把這譯淺，而我也天天為他供養衣食，為他潤飾，一讀再讀，有時為著經文上的意義，和遣詞用字，母女會爭論不停，他的主見很強，我終於屈服。母親說：「你爸爸做事，有頭無尾！而我做事，看準目標，不讓初衷，因此他的作品多年來都由我保管、收集、印刷成冊。他見我印書，也引起了興趣多寫，於是煮雲法師笑著說：「你們父女在競爭，有好戲看！」人生本來如戲，如今我們這對「父女檔」也要拆夥，而煮師自己先走了一步，這就是無常的寫照！

我這身體雖然不能說是強壯，可是一年到頭除了傷風感冒之外，從來沒有進過醫院或是生什麼疑難雜症，據他自己說是不亂吃東西的緣故，因為「病從口入」，而我却認為是，無生活負擔，精神壓力所致。

近年來因為印贈佛書，常常忙到深夜，拖個菜籃，每天往返郵局幾次，以一個年過八旬的老人，尤其是一生四體不動，五穀不分的他，怎不累壞？我說您不要急，待我星期天一早就送去，可是他做事太急，要人人能先睹為快，我爸爸真是為佛教而鞠躬盡瘁！據說本來可以很高興的，而我這做子女的也放心！

朝春盡論紅顏

昨日，在醫院「心臟血管科」候診。到這裏，才發覺「老病死」是格外地鮮明、觸目。

一座候診室，坐著幾百兩病人，濟濟一堂「垂危垂老」的生命。沒有人講話，沒有歡顏。環顧四鄰，也竟然沒有青年，每個人都似一包包陳舊的衣飾，萎縮於冷清的坐椅之上。一張張漠然無情的臉孔，一頭頭零亂而蒼然的白髮；老婦多於老翁，咳嗽聲刺破沉悶的空氣，診療室的門上，閃著叫號的「電動指示牌」；出來一個又補入一個，在人生之「病途」交臂，其形色在匆忙中帶幾分寒儂，雖然一身虛浮之胖亦無補於健康之沒落；這裏除了閃爍在人們臉上一項面臨死亡之疑畏，所剩只是殘餘的生命價值。

「痛哭六軍俱餓素，沖冠一怒為紅顏。」（吳梅村詩）

在這裏，沒有這種「紅顏」會驚天動地，有人為她一怒。

沒有，這裏的女子，已是紅顏之母、之祖、之前身、之殘景、之餘暈……

為「我的愛」（楊惠珊主演之電影）「受苦受難」的三位證人（張毅、蕭鳳、楊惠珊）如果他們來日有緣到此候診，必然會驚覺於當年的情河而今已成冰河……

——在等待護士叫號，百無聊賴之際，人群中排著這樣多破敗敗敗拖沓的老年女子，其中有的一隻手仍然帶著翠翠翠翠，頸上掛著了無光澤的黃金項鍊，但卻怎麼也放不出她們「碧姬巴杜」的青春光華。那些金玉珠寶，只能說明的是「一項無奈的添加」。

皮膚鬆散地贅在頰下，欲死的秋波暗淡而迷離，嘴唇嗒然無力地微張，因此經過人工塗抹的那一層薄薄的唇膏，其顯示的如同最後一日的修飾。

「紅顏」。這些女子，當青春意氣風發散佈在她們體內之時，「紅顏」也會在她們血裏、肉裏留駐——就在昨天。而美的嬌媚，今已無影無踪。

當年她們都曾「愛過」「戀過」「恨過」「糾纏過」，那都已是古井之波瀾，不復再起。胡茵夢、崔苔菁、雖然都會為她們生命身上寫過情愁，但往事那堪回首；候診室裏不見少年人，紅顏已老。

「一朝春盡紅顏老，花落人亡兩不知。」

「心臟血管科」，再見！

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廿六日

小客人

沙慈

一隻蜜蜂把他的網撞破了，他也吃掉了蜜蜂的頭和身，毒汁使他又一次喪失了性命。

他將再入輪迴，這可憐的小客人，他會否轉為一隻蚊，繼續做我的「小客人」？

這可以盡情的叫出聲，如果能這樣，我保證，我將施捨我的血，招待他垂臨。

